

风物 杂谈

端午飘香

■沈益亮

每年端午,香飘万家。今年,“她”又带着浓浓的温情,散发着幽幽的清香,向我们款款走来。

如今,超市里的粽子琳琅满目,但儿时的端午节,街上却没有粽子卖,都是在家里包。

时至小满,小河边芦苇出落得亭亭玉立,伴随着芦叶的沙声,几只水鸟在芦苇丛中很是闹腾。端午前夕,母亲就带着姐姐们到长满芦苇的河边采摘粽叶,晒干后挂在屋里备用。每天我放学回来,总忍不住过去摆弄摆弄那些粽叶,并不时询问什么时候包粽子。母亲总说,快了,快了。

端午节前两天,母亲还要准备糯米、粽绳和配料,如红豆、花生等,然后把备好的粽叶放在锅里煮,除去青涩的气味。煮时须控制火候——水稍沸,就要立即将清香扑鼻的碧绿粽叶从锅里

捞出,放到大木盆里洗干净,再装上清水,把长长的粽叶展开,放在水里浸泡备用。端午节前一天晚上,母亲取出早已买好的糯米及配料,倒入搪瓷脸盆,用冷水浸泡一晚上。

端午节当天早饭后,母亲便开始包粽子。她将糯米和配料放入卷好的粽叶窝中,再用筷子捣实后扎紧粽叶。母亲包的粽子是饱满的三角形,大方美观。

粽子包好了,就要上锅蒸了。个把小时后,浓郁的清香飘满屋子,我们急不可耐地取出粽子放进碗里,再用瓢舀来一些凉水往粽子表面浇,就好像剥鸡蛋壳前用凉水冲一样。母亲在旁边不停地提醒我们:“慢点,烫!”

打开粽叶,清香扑鼻,我对着粽子的一角,咬上一口,软糯可口,唇齿留香。有时,我们还会在碗里加上一勺白

糖,然后用筷子夹着粽子蘸糖吃,蘸一下,吃一口,顿时甜到心底。瞬间,幸福感满满的。我们都直呼端午节为粽子节。

那时的粽子,里面一般只有红枣、红豆或花生,不像今天,有火腿粽子、豆沙粽子、鸡丁粽子、肉松粽子、咸蛋黄粽子、咸肉粽子、香肠粽子……数不清的品种,让人眼花缭乱。此外还有包装精美的礼品粽子,成为馈赠亲友的佳品。

超市里的粽子销售点比比皆是,售卖方式也很多,卖的粽子有常温的,有冷冻的,还有冒着热气的。超市的空气里飘溢着粽叶的淡淡香味,氤氲着端午节的浓郁气氛。

清晨,我走在马路上,除了粽叶的香味,似乎还闻到了艾草的味道。插艾草和菖蒲是端午节的重要仪

式之一。按传统习俗,家家都要清扫庭院,以菖蒲、艾条插于门楣,悬于堂中。记得父亲曾给我讲过割艾草、挂艾香驱灾避难的传说,让我从小就觉得端午节庄严而神圣。

儿时的端午节,总是母亲在为我们张罗。清晨,我刚一睁开蒙眬的睡眼,一股清新的香味便扑鼻而来。揉揉惺忪的睡眼,我便发现手腕、脚腕和脖子上,已被母亲绑上了花线,胸前戴了一个散发着艾草香味的荷包。

端午也是一年节庆中诗意非常浓郁的节日,它的芳香来自6月的田野,更来自历史的人文积淀,是自然界的芳香,也是诗歌的芳香、文化的芳香。

又到一年端午时,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浓浓的思亲之情。我想提前对父母说一句祝福:端午安康!

闲庭 随笔

悠悠的夏风

■张金剛

一到夏日,我就渴盼徐来的清风,吹散暑热,遥寄清凉。“夏有凉风”,才是人间好时节。夏风,通常幽微,隐于无形,需要带着闲情去寻觅。轻薄的衣衫在林间、在水岸、在山巅、在街巷,会有清风盈满,飘逸洒脱。每当这时,我便不由舒展双臂,仰面眯眼,慢节奏、深呼吸,乐享这温柔的轻拂,顿觉周身舒爽,飘飘欲仙。这些地方,便是夏风生发的奇妙之所。

撒下一地阴凉的树林,在夏日的普照下蓬勃生长着。那满眼的绿,似与凉风有着难以割舍的机缘。有绿,便有风。风中有清爽怡人的负氧离子,有弥漫四野的花草清香,有嘹亮持久的夏蝉鸣叫,有生生不息的绿色希望。我常爱独处林间,踩着茸茸的绿草漫步、采花,或寻两棵树拴了吊床,用一张网兜住全身,躺卧其上,听夏风拂过树梢,吹过耳际,恍若整个世界只剩了自己。

风起水涌,因水生风。置身河溪、湖塘,便会有丝丝清风倏地沁入身心。满溪、满池,水波荡漾,水草漂摇;水边树,叶舞婆娑,映在水面如酣睡人肆意阑珊地摇摆,慵懒却又惬意。最喜逢遇满塘夏荷,风乍起,花叶舞,水波舞,人亦舞。夏风吹皱一池清水,更吹皱一片心湖。随风而生的,当是满心的幽情逸趣、诗风雅韵。

清晨抑或黄昏,我独爱徒步登山,伴着习习山风,向着山顶迎风而歌的豪爽快意冲锋。夏风,在登顶的一瞬强劲袭来,吹走了汗水,吹开了心扉。朝阳与落日、朝霞与晚霞,在夏风吹拂下观赏,才足见自然之壮美;烦恼与忧愁、纠结与抑郁,在夏风吹拂下释然,才偶得人生之顿悟。那一刻,风和畅,山和畅,心和畅,天地一派和畅。

童年时,屋里待不住的少年,统统聚在街巷,迎着风,追着风,消磨盛夏。男孩们弹玻璃弹珠、丢沙包,女孩们跳皮筋、跳房子。偶有“卖冰棍儿”的吆喝声穿街过巷,孩子们便闻声聚到冰棍箱前,举着小手接过凉冰冰的冰棍,迫不及待地吃进嘴里。玩累了,孩子们便凑到乘凉闲聊的父母或长辈跟前,伴着旁边蒲扇的轻摇,呼吸变得均匀,在缕缕微风中进入梦乡。街巷风,年年轻吹,吹熟了少年,吹老了岁月,吹不散的是美好的记忆。

夏风的性格并非全是温顺,偶尔也会狂躁、乖张起来,甚至夹杂着暴雨、冰雹。但这只是插曲,并非主流。也就是忽然之间,天昏地暗,树木飘摇,旗帜摇曳,纸屑飞天,人影与声响一样散乱。人们并不恼,欢呼着“起风了,起风了”,狂欢般迎接,只因一场甘霖将随风喜降。狂风起,暴雨至。顿时,巨大的雨点“啪啪”打窗,如注的雨幕串联天地;天雨熄地火,平地生河川,灼热干枯的大地瞬间降温、“喝饱”。烈烈夏风裹挟着土腥味,一浪接一浪袭来,直至累得没了脾气。

喧闹过后,夏风安静下来,恢复了可人的乖巧,吹起了观景闲游人的衣襟,吹快了奔忙疾走人的脚步。或许,你会欣喜地看到,涨水的河流泛起了连绵欢快的浪花,清爽的街道绽开了色彩缤纷的伞花;天边更有一条飞架南北的彩虹,点燃了芸芸众生的火热激情。

每个夏日,我最不习惯待在空调屋里吹冷风,也不喜欢电扇送来的那股人造风,惟独钟情于大地之上的自然风,或是开窗而生的过堂风。那才是真正的夏风,不硬、不烈、不躁,亲和、熨帖、沁心。

夏风吹,悠悠地、微微地、缓缓地,吹出一个个舒舒爽爽、通通透透、健健康康的夏日好时光。

人生 行板

简朴的快乐

■董国宾

父亲做了几十年中学教师,各种荣誉证书摆了一橱柜,还当了几届市人大代表。去年,他从教师岗位上退下来,虽依依不舍,却也坦然。

我们姐弟三人,一个个也都成长起来,有了稳定的职业,相继成了家,买了新房,大哥还经商当了老板。父亲一生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工作中,又辛辛苦苦把我们拉扯大,如今也该享享清福了。然而,当子女们想多花些钱讨父亲欢心时,他却拒绝了,仍然喜欢在简朴的日子里,寻觅真切的愉悦和快乐。

那次大哥从外地做生意回来,全家老小在酒店聚餐,房间里说说笑笑,气氛随和又热烈。谁知,才上两个热菜,父亲突然收敛了笑意,竟生出一脸严肃来。他指着餐桌上的一盘菊花鱼说:“这菜只不过是有点虚名和好看的外表。我活了大半辈子,就认准了一个理儿,不管什么时候,都要踏踏实实过日子。”随后,一盘盘菜肴摆上餐桌,大哥却看得目瞪口呆,原来是父亲自作主张悄悄更换了菜谱。满桌子家常便饭,清清淡淡的,有清炒黄豆芽、土豆丝、雪里蕻,还有父亲最喜欢吃的辣椒炒螺蛳。最上档次的无非是一盆地排骨和一盆鲫鱼汤。父亲每夹一筷子,都要夸上一句,这菜做得好,味道又鲜又美。其实我们都明白,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但父亲仍看不得我们奢侈浪费。我们经常多花了钱,却反而惹得他不高兴。只有这样一道道简朴清淡的饭菜,才能让父亲咀嚼出舒心和快乐。唉,只要父亲开心,我们当儿女的还能说什么呢。

大姐给父亲买来一辆电动自行车,银白色的,明晃晃地放在院子里。出门有了好帮手,本该高兴才是,可父亲脸上却没有多少笑意。没几天,我们连电动自行车的影子也见不到了。原来父亲硬是把它退给了商家,退回的几千块钱也还给了大姐。父亲出门,照例骑着那辆陪伴了他20多个年头的长征牌旧自行车,宝贝似的舍不得丢弃。螺丝松动了,他就拿来工具拧几下,哪里缺失了零部件,立马就配上一个。这里加一下油,那里擦几下,父亲的心思和乐趣,似乎都绑在了这辆旧自行车上。一次车链子断开了,父亲找来锤子和凿子,亲手捣鼓起来,整整一个上午才弄好。骑上它,父亲感到轻松和愉快,仿佛越骑越年轻。

父亲是中学高级教师,退休工资也不算低,但他一生简朴自律已成习惯,晚年仍非常节俭,这让我们做儿女的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可他常常呵呵地对我们说:人们常说青菜豆腐保平安,简朴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。



初熨

汤青 摄

生活 浪花

浓浓菜油香

■王建国

前几日,岳母与妻子通电话时,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,乐呵呵地说:“今年油菜籽收了,可以打30多斤菜籽油呢!有空回来拿去尝尝吧!”

年逾古稀的岳母独居在老家。周日,我和妻子如约而至。临别,岳母拿来漏斗,置于一个塑料壶上,端起油桶,浓稠的菜籽油丝丝般缓缓流淌。“满了、满了……”我说道。岳母停住,把漏斗放在壶上,说:“漏斗上还有油,一滴都不能浪费。一滴油十滴汗,不容易啊!”

岳母说,这菜籽油,人家出再高的价钱都不卖。我说:“卖些吧,反正你一个人也吃不完。”岳母回答:“去年的菜籽油还没吃完,我一个人能吃多少啊?”

你们难得回来一趟,这新榨的油,你们全部带回去。”我对岳母说:“陈油哪有新油香,给你们当然要最好的。”岳母的语气一直不容反驳。

“超市可以买得到。”我说。岳母却说:“这是自家榨的,比外面买的要好。你们有车,后备箱不碍事。”岳母的话让我难以拒绝。

种油菜是个繁琐的活,既要育苗,又要管苗。收油菜是我儿时觉得最苦、最累的活。阳光越强烈,温度越高,越是揉油菜籽的好时机。大人们先把地弄平,铺上一块塑料篷布,再用锄头把土块上面的油菜根锄掉,将油菜一捆一捆搬来平铺,然后用槌槌在油菜秆上

一次次捶打,英里万千颗油菜籽纷纷跳出,打碎的油菜秸秆也和油菜籽搅和在一起。这时大人们便先用竹耙子把长的油菜秆划去,再用大眼筛把打碎的秸秆和油菜籽初分开来,最后用小眼筛筛。黑油油的油菜籽就哗哗地从小眼筛里滚落到油布上,滑溜溜堆在一起,勾勒出沙丘一样的弧面。最后利用自然风,把油菜籽扬一扬,便可以“颗粒归仓”。

岳母年迈,我们总劝她该歇歇了,可是她虽然嘴上答应得爽快,但每年依然坚持耕种,新榨出来的菜籽油也大多给了我们。或许在她看来,让我们的日子被菜籽油浸香、温润,才是最幸福的事。

高考那年

■乔欢

又到一年高考时,我不由想起了自己当年的难忘经历。我参加高考那年,正值香港回归。老师对我寄予厚望,我却越来越焦虑彷徨。

临考前几个月,我日夜紧张不安,担心自己考不好,担心考砸后妈妈会非常失望……同学们都在埋头苦读,而我,晚上经常做噩梦,白天则精神不振,神思恍惚。医生说我有低血糖,营养上要加强,心理上更要放松。

一天课间,我发现抽屉里居然有一本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。进入高三后,老师不让我们看课外书,平时习题和试卷都做不过来,我们也根本无暇去看闲书。这是谁放到我抽屉里的?我四下环顾,迎上了好友明子关切的目光。

明子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近后门的位置,我则坐在教室第二排中间,我

和明子之间隔着好几排。我悄悄举起杂志,用眼神问他,他点点头,眼睛里亮晶晶的。

正是课间时分,教室里有些嘈杂。我捧起杂志看了几篇,没想到里面的故事还挺有意思,那些小说篇幅短小,机智有趣,我不禁边看边笑。

由于只能在课间翻上几篇,那本杂志我足足看了两个多星期。后来,我装作从后门经过,不动声色地把杂志放回明子的抽屉。

第二天,我发现抽屉里又出现了另一期《微型小说选刊》……就这样,我和明子仿佛默契的地下党员,他放一本,我看一本;我还一本,他再给我放一本新的。杂志一本本地看下去,我的焦虑情绪也越来越轻。虽然我的课间时间被“课外书”占有,但在课堂上我能更专心地复习迎考了。

那年高考,我顺利考上了大学,如愿进入中文系学习。

多年后,我开始写作,写散文,写评论,也写小说,尤其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。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天生的故事讲述者,短短几年,创作的短篇小说已先后发表在省、市和国家级刊物上。而明子,他从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人民教师,已带过好几届高三毕业班,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曾在青春期迷茫过的学子。如今他已经是桃李芬芳满天下。

我常常想,那年高考,如果没有明子的关切和帮助,如果没有那些从天而降的“课外书”,我的人生道路不知会走向何处。正是明子和那些“课外书”改变了我,拯救了那个高考前焦虑脆弱、直到今天,我仍然心存感激。

